

抱

朴

子

四

抱朴子外篇卷一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嘉遁

抱朴子曰有懷水先生者薄周漆之樓遑悲吐握之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謐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間養浩然於幽人之佞性榮顯為不幸以王帛為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迷古庇峻岫之巍峩

籍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
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
萬物不能攬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又有赴勢公
子聞之慨然而歎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耻
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嘗真之貴也安可令俊民全
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
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鶴九霄騰蹠玄極攸叙彝
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
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

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
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本梗
怡頰如巧笑語戚則偶象顰頷而滂沱抑輕則鴻羽
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為胡
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辭則冰
條吐葩擢高則峻極頰淪竦卑則淵池差毳疵清則
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芳蕙於庶物
著弘勲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
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耋之嗟竊為先生不取

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
月無君皇皇如也耻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
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
不湏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
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
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遺穢者若
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勲格上下惠沾八
表夫有唐所以盛魏魏重華所以恭巴西伯所以三分
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

不致群賢爲六翮託豪傑爲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綱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者乃濯靈翳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驥蹠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則子貢與喑者同口咸暝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

書院印

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
則木直正進則邪周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
卯梟猶震雷駭則鼙鼓堙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極
招魂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弊多難之世則
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
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
陽繁鳴鳳之音郊蒔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
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
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迷復哉於是懷冰

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情神遼缅旁若無物俯而
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為棲神冲漠不役志
於祿利故害而不能加也不躇峙於險途故傾墜不
能為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
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閑于木之間携莊萊之友治
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欲廣
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紓躬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
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
高逝故不榮翮於腐鼠以蕃武為厚誠故不改樂於

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
極之間迅乎猶奔星之暫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
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鴛不絃網鱗
不墮罝相彼鳥獸猶知為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
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刎頸
以證弟仲由投命而趙醢羸門伏劒以表心荅政感
惠而晉道荆卿絕膾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授首皆下
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
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拍成操耜而不

胥諸侯之高羊說安平屠肆揚朱吝其一毛僥幸之
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
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
亢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
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茵
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氷以待夏日登朽枝而湏
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潭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飢
酣鳩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
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閭夫蹈

書院
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瘀篤邪周成賢而
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鷁鴟以告悲賴金縢以
僅免况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斃
乏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
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爻則膠漆解堅浸
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沉舟折軸三至之
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疏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
非密於伯竒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誑破
天性之愛又况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貞所以懷忠

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鑒所為
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釐雷同仗獨
是以禪衆非然不覩金錐充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
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
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
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滅
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惡濕而泳深淵憎影
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
骸票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

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逝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
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
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
則尊德盛則貴隋珠彈雀智者不為何必湏權而顯
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為富甘卑者以不
任為榮故幻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
有今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
煩乎豐林潢洿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嘉於
八珍寒泉旨於醯醢躡履美於赤鳥緼袍麗於衣服

把橦安於杖鉞鳴條樂平絲竹茅茨艷於丹檻采椽
珍於刻桷登高峯為臺榭在巖窟為華屋積篇章為
赦使寶玄談為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捐庸隸之所欲
遊九臯以含歡遣智慧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
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爵芝芳風飛雲浮晞景
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孰與銜轡而伏
櫼同被繡於犧牛哉赴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
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及者謂之不任無義故達者以
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
見若運涉陽九謾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
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肯入或
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
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蒼生惠風遐邇威肅
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擬乾穹以高蓋神化
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煙煴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
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
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猶華之受害也務乎單豹之

養內未覩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
舟者皆敗以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先
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
舜在上而箕穎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窮數有握
來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
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爻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
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歛迹乎草澤者誠以才
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
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熠燿以廁日月之間拊羸餒

於洪鐘之側貢輕扇於堅冰之節銜裘鑪乎隆暑之
月必見捐於無用速非時之臣嗤若擁經著述可以
全真成名有補未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頹沛惟咎同
悔小孤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勲
即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非捐之
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
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赴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政容
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
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叙彝倫非有隱